

文藝創作叢書

杜大嫂

陳登科著

文藝創作叢書編輯委員會編

新華書店總發行

杜

大

嫂

陳登科著

分店發行

822
7512

書叢作創藝文

嫂 大 杜

著 科 登 陳

文藝復興書局發行

行發店分總東華在書華新

書號：滬204

杜大嫂

著者：陳登科

編輯者：文藝創作叢書編委會

出版兼發行：紅雲書店華東總分店

上海福州路三九〇號

印刷者：新華印刷廠

上海大連路一三〇號

(滬1)1—6,000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初版

編者的聲明

這本小說，一九四八年曾在當時敵後的中華新華書店出版，現在編入本叢書再版印行。在個別字句和方言太生僻的地方，曾略有改動。特此敬告作者和讀者。

文藝創作叢書編輯委員會

一九五〇年九月

序

整個的說來，這本東西是寫得很好的，它的特點是樸實、自然、結構相當完整，是以農民自己的語言，以直接的表現方法，有頭有尾的敘述了一個動人的故事。使人讀來感到親切、生動。

當然在寫作技術上，不免是粗糙的，例如某些場面的重複、敘事上有些疏忽不連貫、詞句上的累贅，甚至還有一些別字，假使您是想讀一本精緻完美的著作，也許會感到失望，但這卻真正是工農同志自己的創作。

作者是貧農出身，種過田，推過車，當過兵，參加革命以後，當勤務員。後來受到一位同志的鼓勵，學着寫稿，接着就做了鹽阜大衆的工農通訊員，並且受到表揚。以後在錢毅、路汀等同志的培養和幫助之下，經常寫東西，現在是鹽阜大衆的記者。但是單獨寫成一部小說，這還是第一次，因

此在作者來說，這還是習作，他本人也說：『還需要人具體幫助！』

作者是有才能的，如能在這個基礎上繼續努力學習，多注意從實際中收集材料，研究經驗，並提高寫作技術，是非常有前途的。同時我們可以樂觀地預測：解放區羣衆在翻身之後，必然會湧現出大批的工農作家。但是，必須有我們文化工作者，學習錢穀、路汀等同志的精神，耐心幫助和具體指導。

最後還要提到的是：作者讀過一些新小說，因此學會了新文藝的寫作方法，作者又熟悉舊形式，因此也接受了一些舊形式的好處。但也正由於此，某些地方的『新文藝筆調』的描寫，反而顯得有些做作和不自然，而另外一些地方卻又採用了一些舊小說、鼓詞上的陳言套語，新舊夾雜，顯得不很調和。我想，作者很可以不去搬用這些新和舊的陳套，而儘量的應用他自己所熟悉的語言，寫出很好的東西來的。

鄧南築 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五日

——文藝創作叢書編輯委員會——

主任委員

馮雪峯

于伶

巴金

王統照

李俊民

胡風

柏山

夏衍

夏征農

徐平羽

黃源

陳白塵

陳學昭

靳以

葉籟士

賴少其

魏金枝

書 號 204

基本定價 (甲) 3.80

目 錄

序	鄧南築
一 杜李莊	一
二 逃難	七
三 暴行	一四
四 你走了嗎	一七
五 連環保	二〇
六 頑強	二七
七 投降者的下場	三七
八 逼租	四八

九 『暴動』……………五八

一〇 堅持……………七一

一一 叛徒……………八四

一二 天亮了……………九二

一 杜李莊

杜李莊，就是前後三莊的議事廳和娛樂所，不分寒夏，天一晚，多遠就聽到杜李莊二弦四胡，吹呀拉呀！唱呀跳呀笑呀灌人耳朵；前後大莊小舍，不問青年小夥、老頭小孩，晚飯碗一丟，不約而同的，很自然的就到杜李莊湊起熱鬧。

杜李莊面前有一條直通盱眙的來往大道，西有沿河的長山，北可望到洪澤湖帆船、霧氣、麥子、玉米、黃豆、山芋，就出在他們這裏。

杜李莊在八九年頭裏是窮困萬分的，提到杜李莊，三里路以外人就不曉得有這麼一個莊子，是個沒人到的地方。

全莊十三家子人家，有十二家子是王九卿的種田的。走出人來都是忠厚老實的農民。在這莊上過去是有一個老規矩，每年頂到秋莊稼一收，交十冬臘月，犁耙傢伙一掛，把老關

陳債一算，拍拍身上泥灰，挖幾車荒堡，把門一閉，鍋碗擔子一挑，有的奔山打柴，有的跑江南，有的討飯，一直到清明前後，春耕播種的時候，才看到一家半家開開門，煙囪冒冒煙。

提起他們的老闆，倒是赫赫有名，在壩橋的附近，周圍三五十里，提到王九卿三字，是無人不知，無人不曉。鄉裏五十歲以上的人，未曾開口說王九卿的名字，很自然的豎起大拇指，連晃是晃的：『嗯！嗯！人家是祖代有腳力啦！』把『有腳力』三字說出來後，頭還要點上幾點，搖上幾搖。王九卿的父親、祖父，都做過團董，他本人從揚州五師畢業回來，做過七年的頑鄉長，又做過士紳參議員，一直到一九四五年春天大清算時才逃到明光。鬼子投降之後，蔣介石發動內戰，他就參加還鄉團。

杜李莊十三家子，除小包頭李玉林一家子外，別的都是砸雞泥堡沒得，靠種王九卿的租田。莊上有個莊頭杜得才，諱名叫『窮算盤』，每年一到春寒閉戶的時候，他把鍋碗擔一挑，領着大家要飯，到那塊出頭打浪都由他去，因此很自然的成了這十二家的莊頭了。

杜得才本來有三畝六分祖業，在民國二十年起種了王九卿的七年田，把三畝六分田倒貼

光了，想錢大的泥團子看看也沒得，從此他灰心不種人家田了。

他人雖窮，卻很有骨氣，他常常對他的兒子杜學華講：『人窮不怕窮，要有骨氣，就是要碗飯也要有漢氣，無論如何，不要向人去低三下四的。』

在一九三九年的秋天，新四軍從路西過來，建立淮南民主政權，他在四〇年就祕密的做了農會會長。

才開始減租，頭一砲就是他把杜李莊領導起來的，連經二年減租、清算，到一九四二年，不管寒夏，看不到有一家弄荒垡頭再閉起門來，天一晚，談談笑笑，比壩橋的橋口還要熱鬧。

到一九四三年鬼子大掃蕩，這位貼心爽直的老會長，在洪家小山根被鬼子逮去，帶進盱眙城，經三絞三放，一直到臨死，他未說出一句辱話，未掉一滴眼淚。

他的兒子杜學華，看他死了，死尸也未弄回來，連夜要求參加民兵，替他父親報仇。

杜學華的母親在少年時代，苦起來是不分寒夏的，三百斤重車子直推，就是到現在是六十歲的人，還能挑幾十斤的擔子。

杜學華的老婆，杜大嫂，生得一身精壯大漢子，兩腿像木頭槓子，走起路來像走騾子，差不多的男人不是她對手，耕田耙地，撥麥撒種，樣樣全套。杜學華終日在外工作，家裏就靠她領牙種田。一九四六年土地改革，杜學華分了田，他一家的生活變了樣子，尤其是杜大嫂苦得更來勁。她走到田頭上，看見一人多高的稔頭，長下尺把長的拐，比牛角還大，歡喜得嘴張有小瓢大，拔起一棵稔頭，拿往家跑，送到婆婆面前：『老奶，老奶，你看看，我家那年長過這樣大稔拐的今年真天意，人翻身田也翻身了。』

她日夜在想：『我家今年有八畝稔頭，就收三石一畝，還能收到二十四石，一不少人家的，二不欠人家的，我一家睡在家裏吃，也吃不了。』

七月十三，她一人正在田裏弄稔頭，學華從區裏開會回來，走到她跟前，鼓起了嘴：『唉！這稔頭光弄，還不曉得吃得成吃不成呢！』中央軍」到明光了。』

她一聽說『中央軍』要過來，心往下一忒，呆呆站住，愣上半天才說的話來：『真的嗎？』

學華摸摸稔頭拐，望望女人：『怎不真的呢！區裏開會，叫人趕快準備吧。』

她晚上睡在牀上，想稽頭長的那樣好，能收多少一畝，又想『中央軍』要過來，王九卿那樣兇，長長嘆了一口氣：『唉！這怎好！』

古城、桐城、來安、六合的砲聲都打響了，遍地的謠言更沒底：『國民黨的第五軍，是廣西軍，爬山過嶺如飛，七十四師，全是美國發的火箭砲，能打六十里，這兩部分人在蔣介石面前誇過口，包打淮南。』這些謠言把她心裏更弄糊塗了。

敵人的砲聲，越打越近，鳳陽、嘉山，都被敵人佔領，天長、六合，敵人亦進攻，在義澗與新四軍打一火，四面看看圍上來，各莊各家，藏糧，窖衣服，忙得翻了。

杜大嫂的心裏，如小榔頭顛的一樣，七上八下的跳，她抱住金保，這家門口站站，那家去張張，看人家都忙窖糧食，藏東西，她呆呆站在旁邊嘆氣。

盱眙城裏的商人，紛紛搬下鄉，她抱住小金保站在大路旁，看一趙人來了，她多遠就迎上去：『消息怎樣啦！』就這樣問了一天。

她晚上睡在牀上，細細在算帳：『今天是七月三十，鬼子投降還沒一年，田分過才收一季，又

要過那受罪日子了。聽王九卿當了還鄉團大隊長，如一回來，老百姓的命就沒得了。』她日夜在
焦心。

二 逃 難

快到半夜，忽然，門嘭嘭嘭敲了三下子，從門縫傳進很小的聲音：

『杜學華，杜學華，快快快起來，盱眙被「中央軍」佔領，前隊已奔壩橋來了。』

杜大嫂從睡夢中，模模糊糊的，耳朵裏只聽噫噫啞啞的人聲：『情況！』『情況！』看見她丈

夫杜學華跑了出去。

她一把推開懷裏的孩子，骨碌爬起。衣服伸進一隻膀子，踏下牀邊，撈幾把摸不着鞋子，赤腳跑出門口，『鴨保爺呀！鴨保爺呀！』

在雪亮的月光下，東頭跑到西頭，她急得雙腳直跳。

六十歲的婆婆，磕磕衝衝，跑到門外，『大娘！大娘！杜學華呢！』

『見鬼了，好好的睡到半夜，眼一眨就跑得不見了。』